



烧不死的胡斯

LISHIXIAOGUSHICONGSHU

河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小故事丛书

烧不死的胡斯

南 地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郑州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协作编辑出版的《历史小故事丛书》中的一种。它以故事的形式，清新流畅的语言，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中世纪欧洲历史上著名的胡斯革命运动的动人情景。在这次战争中，突出表现了胡斯及捷克人民高举反对封建压迫、民族压迫、宗教压迫的义旗，为了自由和解放，为了争取一个正义的理想天国，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历史小故事丛书
烧不死的胡斯
南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兰考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46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统一书号 R10105·140 定价 0.24元

目 次

引 子.....	(1)
勤奋好学, 胡斯自幼爱人民.....	(4)
为民请命, 胡斯愤怒斥教会.....	(11)
坚持“真理”, 胡斯威武不能屈.....	(18)
捍卫正义, 胡斯奋勇战群顽.....	(26)
慷慨就义, 胡斯精神烧不死.....	(34)
同仇敌忾, 群众纷纷举义旗.....	(43)
“真理”必胜, 胡斯军威名震全欧.....	(48)
破釜沉舟, 杰兹卡大败十字军.....	(56)
闻歌丧胆, 红衣主教仓惶逃命.....	(63)
理想天国, 千万人奔向塔波尔.....	(70)
可耻背叛, 圣杯派密谋卖革命.....	(78)
光荣牺牲, 胡斯战士血染里滂.....	(85)
后 话.....	(92)

引 子

前两年我在西德留学的时候，一次休假，和几个同学一道去游览了与西德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面积不到十三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一千五百多万，但工业发达，气候适宜，景色秀丽多彩。首都布拉格，坐落在伏尔塔瓦河两岸的丘陵上，是我们游览的第一个重点。这座城市历史悠久，从罗马式、歌德式、文艺复兴式、巴罗克式^①，一直到今天现代化的建筑，被认为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漫步在伏尔塔瓦河边或查理桥上，远眺布尔迪山脉的群峰，近观水上移动的帆影、飞舞的海鸥和岸旁馥（fù 复）郁多姿的菩提、古老雄伟的城堡，真是迷人极了！

记得到布拉格的第二天，我们去参观了老城广场。广场上巍然矗立着高大的塑像。塑像头颅高昂，目光深邃，表情充满了骄傲和自信，令人肃然起敬。塑像

① 罗马式、歌德式、文艺复兴式、巴罗克式等都是欧洲古代建筑不同形式的名称。

的底座上镌(juān娟)刻着一行闪闪发光的大字。塑像的前面，有一束一束的鲜花，显然是人们刚刚献上不久的。这一行大字写的是什么呢？这是谁的塑像呢？我正在纳闷，走过来一对青年男女，用相当流利的汉语同我打招呼。他俩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查理大学专门研究汉学的学生，看到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愿意和我们结识。男的叫尤拉，女的叫米兰黛(dài代)。尤拉告诉我，那一行大字的意思是“真理必胜”。米兰黛告诉我，塑像塑的是捷克中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宗教改革家杨·胡斯。

“关于他的事迹，你们能给我讲讲吗？”

“可以，可以。”尤拉回答我说。

“胡斯是中世纪欧洲历史上著名的胡斯革命运动的领袖，您不了解吗？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米兰黛说。

“我不是学历史的，很惭愧。请给我详细地介绍一下吧！”

“唉，三言两语可说不清楚啊！”尤拉耸了耸肩膀。

“晚上我们专门去拜访您，行吗？”米兰黛问。

“欢迎，欢迎！”

晚上，他俩果然照我所告诉的地址找到旅馆里来

了，腋下夹着好几本书。我请他俩喝咖啡，他俩引经据典、娓娓动听地给我讲述了胡斯本人和胡斯战争的故事。他俩在讲述的过程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时而高兴，时而愤怒。特别是米兰黛，感情尤为丰富，有两次都流泪了。大约足足谈了三、四个小时吧，又形象，又生动，因此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可以转述给我们亲爱的小读者。

勤奋好学，胡斯自幼爱人民

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十四世纪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当时这庞大帝国已经存在着崩溃的危险。公元1371年，杨·胡斯出生在现在的南捷克捷斯克——布杰约维策州境内的古西涅茨村。这个村庄依傍卢日尼泽河，临近苏玛瓦山，气候良好，风物宜人。但在当时欧洲整个形势的影响下，早就丧失了以往的平静，并非世外桃源。

杨·胡斯的父亲是个农民，日子过得本来就不富裕，由于商品货币经济侵入农村，农村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所以胡斯的家境越来越穷。杨·胡斯幼年时，活泼，聪明，喜欢思考，富于同情心，村里的人经常在他父亲面前夸奖他说：“伙计啊，您好福气！马群里的马儿不一般高，这孩子眉清目秀，稳重大方，和一般小家伙大不一样，可是一匹千里驹啊！”“大叔，我敢同您打赌，这个小兄弟将来必定要成为大人物！”他父亲听到这些话，笑得合不拢嘴。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杨·胡斯越来越懂事了。



有一天，他突然问父亲：

“爸爸，为什么我们天天辛辛苦苦地干活，我们的日子反而越来越苦，还不如庄园里那些日耳曼老爷^①们喂的猎狗呢？”

父亲紧锁着眉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地租比过去重了。唉！苛捐杂税也比以前多得多了！什一税、人头税……魔鬼也说不清楚它们的花样啊！”

“我们不交纳！”杨·胡斯愤愤地说。

“傻孩子，怎么能不交纳呢？有契约的呀，不交租，老爷就要收回他的地，我们一家人怎么活呢？不纳税，那可了不得，官府会把我们抓进监牢，还会砍头的……”

“我们就只有永远受穷吗？”

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

“孩子，看看左邻右舍吧，和我们一样受穷的人家有的是。再说，我们总比农奴强点，总还有一点人身自由啊。他们呢，得完全听从主人的支配，象牲口一样，主人想打就打，想卖就卖，想杀就杀。这是上帝的安排，埋怨是没有用的。”

① 这是捷克人民对日耳曼封建主的轻蔑称呼。当时捷克境内的土地大量为日耳曼人的封建主所占有。

杨·胡斯无话可说，但内心却不停地翻波涌浪。他想起了斯塔萨克大叔家的遭遇。杨·胡斯很喜欢这个大叔，忠厚朴实，常常一有空闲就爱让杨·胡斯骑在他的肩头上去摘树上的果子，或是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不久前，大叔的主人普尔克特老爷忽然看中了大叔的妻子，强要大叔送到他的庄园里去，大叔不愿意，连夜逃跑了。谁知不幸被抓住，结果大叔被活活地打死了，大婶被硬拉进了庄园。杨·胡斯一边默默地流泪，一边暗暗地立下壮志，长大后一定要为解救农民的痛苦而献身。

少年的杨·胡斯幻想过城市，以为城市人民的生活一定是快乐而自由的。他到城里去看了几次，结果得到的是失望。原来城市里也和农村一样，少数日耳曼贵族住的雕梁画栋，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乘坐的高车快马，生活奢侈豪华，有权有势，而大多数的捷克手工业者和贫民，生活穷困不堪，房屋低矮，衣衫褴褛(lánlǚ蓝呂)，既没有财产，又没有权利，只有受压迫、被剥削的份儿。杨·胡斯愤愤不平，问了父亲许多“为什么”，他憨厚质朴的父亲怎么能够回答得出呢，只好对杨·胡斯说：“孩子，你去教堂问问那些神父和传教士吧！”

当时捷克的教会也是控制在日耳曼人手中的。日

耳曼人把持着教会的一切权力。他们打着宗教的幌子，维护封建主的利益，同时伪造文书，滥用忏悔^①以骗取钱财，恨不得从老百姓身上榨出最后一个铜板以增加教会的财富，供他们过奢侈腐化的生活。杨·胡斯的父亲，这位虔(qián前)诚的信徒，这位善良的农民，看到的主要是神父们装出的那副一本正经的讲道的面孔，还认识不清神父们言行不一、卑鄙无耻的本质。杨·胡斯这时年纪太小，还处于睁大眼睛认识社会的阶段，在父亲指示之后，便虔诚地去叩教会的大门，希望寻找到真理。

杨·胡斯第一次到了教堂时，一个传教士看他是土头土脑的毛孩子，不等他把话说完就粗暴地吼叫着“滚蛋！滚蛋！”然后扭脸走了。

杨·胡斯第二次到了教堂时，见了另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寻开心地叫他祈祷和发问，杨·胡斯便打开了心灵的闸门，老老实实地倾吐出他的不平和疑问。这个传教士听完后哈哈大笑，然后装得十分严肃地用拉丁文叽哩哇啦讲了一通。杨·胡斯直瞪着双眼，连一个字也听不懂。

① 忏悔：是一种宗教仪式。教徒向教士检讨和交代自己的言行和过失，请求上帝或天主容忍和宽恕。

“请您用捷克语讲好吗？”杨·胡斯请求说。

“教会规定，讲道传道，只能用拉丁语。你听不懂，等以后学会了拉丁语再来听吧。”

杨·胡斯第三次去到教堂，遇上了一个脑满肠肥的神父。在杨·胡斯的恳求下，他停了下来，轻蔑地看了杨·胡斯两眼，漫不经心地听完了杨·胡斯的话，打了个哈欠说：

“一切都是天主的旨意，人人都只能服从。你好好干活，好好学习吧，天主会赐福给你的。不要让魔鬼钻进了你的心灵！不安分守己，胡思乱想，天主不会饶恕，必遭祸殃！”

杨·胡斯想辩解，想追问，可神父摸了摸他的头顶，便扬长而去了。

希望越殷切，得不到满足的失望越痛苦。杨·胡斯第三次离开教堂后，又从人们的口里听到了不少教会的罪恶行径，痛苦象条毒蛇，狠狠地撕咬他的心。他去问苍天，苍天默默无言；他去问卢日尼泽河，河水呜咽，说不出话来；他去问苏玛瓦山，山风呼啸，不肯回答。他苦思冥想，常常忘记了吃饭，睡不着觉。他父亲十分难过，安慰他说：

“孩子，人人都讲书能使人聪明，你就到书本里去寻求解答吧。”

杨·胡斯听从了父亲的话，于是贪婪地读书。在他所读的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英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里夫的著作。威克里夫批判教会，指责教会不该占有土地，否定教会的财产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讲真正的神圣的神父和学生们应该过纯洁的精神生活。杨·胡斯觉得约翰·威克里夫的话正是他自己想要说的话，常常拍案叫绝，废寝忘餐。有一次他正捧着威克里夫的著作边读，边思索，边作札记，他父亲去找他，走到他面前，连叫了几声，他都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父亲急了，狠狠在他背上敲了两下，他才如梦初醒，猛地站立起来，向父亲赔不是。

为民请命，胡斯愤怒斥教会

随着时光的流逝，杨·胡斯渐渐长大了。为了探索真理，杨·胡斯考进了布拉格的查理大学。1394年毕业于这所大学，并获得了神学士的学位。1398年开始在母校查理大学任教，成了著名的教授。1402年至1403年和1409年还两度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1401年，他还被授神职，在布拉格的伯利恒教堂担任传教士。

杨·胡斯在大学讲课和在教堂讲道时，积极宣传威克里夫的学说，并加以发展。他主张实行宗教改革，恢复基督的纯朴风尚，不搞豪华的宗教仪式，反对日耳曼贵族控制捷克教会；他认为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是造成教会一切罪恶的根源，要求将教会的一切财产还俗归公，神父们必须服从市俗政权，不得贪污受贿，更不得敲榨勒索；他揭露教会横征暴敛，巧取豪夺，鱼肉人民的种种罪行；他抨击牧师团的骄奢淫逸，堕落腐化的种种行为；他斥责农奴剥削制度不合正义，封建贵族不应恣意欺压和侮辱农民。

杨·胡斯站在历史的进步方面，充分运用他渊博

的学识和雄辩的口才，常常使得他的反对者狼狈不堪，而支持者拍手称快。他和一些神父短兵相接的斗争经常发生，而且很快传为美谈。

有一次，他碰到布拉格菲利浦雅库教堂的神父普罗吉瓦，想起了木匠伊拉的遭遇，便叫住普罗吉瓦：

“普罗吉瓦，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们教区的木匠伊拉现在在干什么吗？”

“干什么？”

“失魂落魄，无精打采，流着眼泪到处流浪，不断埋怨上帝不公平，埋怨基督太残忍。”

“唉，可怜虫！^④ 罪过啊，罪过！”

“不，他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你这个牧羊人！”

“我？”

“是你！”杨·胡斯愤慨地说：“这个贫苦的伊拉的父亲死了，请求把死者安葬在你们教堂的墓地，从中午一直等到晚上，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喝得醉醺醺的你，而你开口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带钱没有，带了多少。他毕恭毕敬地回答说，带来了，一个半格罗希银币，你却满脸不高兴，说墓地上给死者洒圣水就得要三个格罗希银币。你还对他的申诉和哀求无动于衷地叫嚷：‘信徒对教会是不该小气的。你难道要叫你的老爹不洒圣水就下葬吗？你难道要叫你的老爹升

不了天堂而入地狱吗？！你真是个不孝子孙！’这是真的吧？”

“有这事。我是按教会的规定办事，有什么错吗？而且，亲爱的教授，他当时只交了一个半格罗希银币，我就为死者洒了圣水，作了祈祷。够仁慈了吧！”

“是的，在央求与许诺补交一个半格罗希银币的情况下，你当时的确为伊拉的父亲举行了葬礼。但是，你限定伊拉要在一礼拜内给你送去短缺的一个半银币。一个礼拜过去了，伊拉凑不够，求你宽限时日，你不但不答应，而且还打听到他在金斯基教堂工地干活，第二天就带着公差赶到工地去夺了他的斧头。你还说，这家什可以值三个格罗希银币，清了欠你的一个半银币，另一个半银币算是给公差们的酬劳。伊拉哭喊着恳求你还给他斧头，说他没有斧头没法干活，要被解雇的，他一家人会饿死的，要你看在上帝的面上，把斧头还给他，你竟充耳不闻，扬长而去。这是事实吧？哼，这就是你的仁慈！”

普罗吉瓦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恼羞成怒，反扑地说：“我的行为我负责，不犯教规！你认为不仁慈，你可以到主教那里去告发我！”

“主教？主教和你一样，你们都是不顾人民死活，拿基督作买卖的商人！”